

牛峤入蜀缘由及创作考论

李博昊

摘要：牛峤为晚唐牛党领袖牛僧孺之孙，峤父牛丛长期于蜀担任要职，在蜀地拥有一定的政治基础。故唐末黄巢乱起之际，牛峤随僖宗銮驾入蜀避难。前蜀王建据山南时，牛家政治失势，牛峤在蜀未受重用。牛峤一生凄苦，他将人生的体悟融入到诗词创作中，平淡的文字中带有一种看透世事的苍凉与洒脱。

关键词：牛峤；入蜀；创作；考述

中图分类号：K825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7)01-0081-05

牛峤，字延峰，为牛丛之子，牛僧孺之孙。其事迹史载较为简略，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言其为乾符五年（878）进士，历拾遗、补阙、尚书郎。

唐末政乱，牛峤遂入蜀避难。

一、牛峤入蜀缘由考论

唐末黄巢祸起，中原板荡，僖宗遂往地险而富的蜀中避难，关中士庶亦随銮驾大量流徙剑南，《文献通考》言：“蜀因二帝驻蹕，昭宗迁幸，自京入蜀者将到图书名画，散落人间，固亦多矣。”此使成都不但为当时中国第一大都市，且为文学艺术之中心。卢求作于唐大中九年（855）的《成都记序》言：

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，曰扬、益。以

扬为首，盖声势也。人物繁盛，悉皆土著；江山之秀，罗锦之丽；管弦歌舞之多，伎巧百工之富；其人勇且让，其地腴以善；熟较其要妙，扬不足以侔其半。

在同扬州的比较中，成都的富庶与奢华被凸显。中和元年（881）、二年（882）、三年（883），因僖宗在蜀，试举亦于蜀举行，更多士人入蜀赴举。《登科记考》记“广明元年，卢渥中丞知举，帖经后，黄巢犯阙，天子幸蜀，韦昭度侍郎于蜀代放十二人”。此次考试由户部侍郎韦昭度主持，于杞、黄郁、李端、王彦昌、杜升等十二人登进士第。中和四年（884），科考中止，《唐摭言》记“国朝自广明庚子之乱，甲辰天下大荒，车驾再幸岐梁，道经相望，君国率不以贡士为意”，诸多士人遂留居蜀中。黄巢乱后，长安残破，蜀中安定如恒，关中士庶入蜀者亦多。“是时，唐衣冠士族多避乱在蜀，蜀主礼而用之，使修举故事。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”。

蜀中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、良好的文化氛围是大批文人入蜀的动因，牛峤亦如此。但其入蜀另有一层缘由，即牛家在蜀较为深厚的政治势力。

长达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以李德裕大中三年

陈尚君据《唐诗纪事》、《旧唐书·牛僧孺传》、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、《樊川文集·牛僧孺墓志铭》、《文苑英华·牛僧孺神道碑》，考证牛峤为唐宰相牛僧孺之孙。其生年约在会昌、大中时，在西蜀词人中，年甲仅仅次于韦庄。是说可信。

[宋]晁公武撰、孙猛校证，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，942。

[宋]马端临，《文献通考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），1508。颜耕望，《唐五代时期之成都》，见《颜耕望史学论文集》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，718-722。

收稿日期：2016-07-11

基金项目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文学地理学视阈下唐五代词研究”阶段性成果。（项目批准号：16CZW036）

作者简介：李博昊（1982-），吉林榆树人，文学博士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：中国古典文学。

刘扬忠，《唐宋词流派史》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7，50。

陈文新，《中国文学编年史·隋唐五代卷》，（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06），258。

[清]徐松撰、赵守俨点校，《登科记考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），879。

[宋]王定保，《唐摭言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），18。

[宋]司马光，《资治通鉴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），8685。

(849)死于贬所,牛僧孺一党全胜而宣告结束。时至五代,党争之余绪依旧存在。大中一朝,牛党之白敏中、令狐绹把持权柄,牛氏家族在牛僧孺离世(848)之后亦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政治地位。宣宗在位的十四年(846-859),牛党势力全盛,牛僧孺之子牛丛在此时受到重用。

《资治通鉴》记大中七年(853),宣宗曰“谏官要在举职,不必人多”,如牛丛辈数人,“使朕日闻所不闻足矣”。对牛丛赞赏有嘉。后牛丛自司勋员外郎出为睦州刺史,“入谢,上赐之紫。丛既谢,前言曰:‘臣所服绯,刺史所借也。’上遽曰:‘且赐绯。’上重惜服章,有司常具绯、紫衣数袭从行,以备赏赐,或半岁不用其一,故当时以绯、紫为荣”。此进一步说明宣宗对于牛丛的厚爱。大中八年(854),牛丛等受诏修纂的《文宗实录》完成,共40卷,宣宗欣喜,“颁赐锦彩、银器,序迁职秩”。

咸通以后,牛丛长期于蜀为官。唐懿宗咸通五年(864)二月,时任兵部尚书的牛丛“检校兵部尚书,兼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”。咸通六年(865)四月,“西川节度使牛丛奏于蛮界筑新城、安城、遏戎州功毕。”唐僖宗乾符元年(874),牛丛任西川节度使,此时南诏乘胜陷黎州,入邛峡关,又攻雅州。大渡河溃败的唐兵奔入邛州,“成都惊扰,民争入城,或北奔他州”。成都城遂加强守备,修筑更为坚固的堞垒。驃信使其坦绰遗牛丛书云:“非敢为寇也,欲入见天子,面诉数十年为谗人离间冤抑之事。倘蒙圣恩矜恤,当还与尚书永敦邻好。今假道贵府,欲藉蜀王厅留止数日,即东上。”驃国提出“假道”与“留止”的无理要求,牛丛“素懦怯”,欲准其请,部将杨庆复认为如此不可。

傅锡壬《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》(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,1984,56)。

相对于牛僧孺后人,李德裕之子的遭遇显得凄凉。《旧唐书》记李德裕有“三子。烨,检校祠部员外郎,汴宋毫观察判官。大中二年,坐父贬象州立山尉。二子幼,从父歿于崖州。烨,咸通初,量移彬州,彬县尉,卒于桂阳。”《新唐书》记李德裕“子烨,任汴宋幕府,贬象州立山尉。懿宗时,以敕令徙彬州,余子皆从死贬所。烨子延古,乾符中,为集贤校理,擢累司勋员外郎,还居平原,昭宗东迁,坐不朝谒,贬卫尉主簿。”《南汉书》记“初,德裕柄国,威望独重一时。及宣宗即位,仇人之党相继挤陷,子弟皆坐贬谪”。见[清]梁廷楠《南汉书》:广东人民出版社,1981,第47-48页。

[宋]司马光,《资治通鉴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56),8053-8054。

[后晋]刘昫,《旧唐书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75),4570。

[后晋]刘昫,《旧唐书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75),659。

于是斩使者,仅留二人,令其持覆信归蛮军中。而覆信中尽数南诏蛮军侵犯唐境的罪恶,并恶语辱骂。牛丛恐蛮军来攻,事先焚烧了成都城外的民居,此令蜀地百姓十分怨恨。僖宗见牛丛难以掌控政局,故下诏调河东、山南西道、东川的军队救援成都,且令天平军节度使高骈前往西川布置和指挥对蛮军之事。高骈派使者先至成都,打开诸城门令士民出城,以恢复日常产业,守城军士亦去兵甲,民大悦。此时蛮军正攻雅州,闻此事,乃遣使向唐军请和,引兵归国。此事件从一侧面暴露出牛丛并非擅长军事之人,性格上亦有优柔寡断之处。

后黄巢犯长安,僖宗避狄于成都府。中和元年(881)夏四月,牛丛仍于蜀主政。有司“请享太祖已下十一室,诏公卿议其仪。太常卿牛丛与儒者同议其事”。牛丛自咸通五年(864)至广明元年(880)约十六年的时间均在蜀掌政,虽鲜有作为,但握有大权,牛峤入蜀即与牛丛长期于蜀为官有关。

黄巢陷长安之际,杨复光之忠武军力战,及黄巢兵败,杨复光亦死。忠武军都校王建等人“迎扈行在,至山南,乃攻剽金、商诸郡县,得兵数万,进逼兴元,节度使牛丛弃城而去”。王建军队势如破竹,牛丛无法判断王建“迎僖宗于蜀”之真正意图,未战即弃城而走,王建迅速“据山南”,牛家政治失势。牛丛同王建的军事摩擦对牛峤的政治前途或有一定的影响,然鉴于王建善待文士之政策,牛峤仍留于蜀。

前蜀前主王建“少无赖,以屠牛、盗驴、贩私盐为事”,却“善待士”,虽目不知书,然“好与书生谈论,粗晓其理。是时,唐衣冠士族多避乱在蜀,蜀主礼而用之,使修举故事。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”。王建镇西川之际,任牛峤为判官。及王蜀开国,牛峤官拜给事中。给事中在秦汉时为将军、列侯、九卿等的加官,侍从皇帝,备顾问应对,参与机事。南北朝时期渐有审阅奏章之权。唐高祖时期给事中掌管驳正政令之违失和审署奏抄,为门下省侍中、侍郎之下的主要官员。唐末以来,给事中渐成虚职。^①前蜀官制多承唐而下,牛峤于蜀并

[宋]司马光,《资治通鉴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56),8172-8176。

[后晋]刘昫,《旧唐书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75),962。

[宋]薛居正,《旧五代史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76),1815。

[宋]司马光,《资治通鉴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56),8685。

[宋]晁公武撰、孙猛校证,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),942。

① 刘光华主编、楼劲等执笔,《历代职官小辞典》(兰州:

未受到重用，直至终老。

二、牛峤创作述论

牛峤性情较为温和，后蜀何光远《鉴诫录》记“前蜀佑圣国师光业有过人之辩，为僧门一瑞也。威仪杨德辉有出人之才，为道门之一俊也。至于问答论难，无不双美”。武成年间，“僧道俱有乖张，嘲论各兴讥谤”，两教互相作诗嘲讽。举子刘隐辞咏之曰：“为僧为道两悠悠，若个能分圣主忧。各斗轮蹄朝紫殿，竞称卿监满皇州。相嘲相咏何时了，争利争名早晚休。闲想边庭荷戈将，功成犹自不封侯。”对于僧道两门相互攻讦，争名夺利，毫不顾忌国家百姓利益的行径极力嘲讽。牛峤亦评之，诗曰：“玄门清静等空门，虔奉天尊与世尊。金口说经十二部，玉皇留教五千言。鳌头宫殿波涛阔，鸷岭香花梦想存。莫向人间争胜负，须知三教本同源。”虽然牛峤也表达三教本同源，不应“向人间争胜负”之态度，但因佛、道皆受皇家重视，其言语中对两教仍有一定的褒扬之意，从中可看出其性格平和的一面。

牛峤诗作至今仅见三首。除上述“玄门清静等空门”外，《全唐诗》存牛峤诗歌《红蔷薇》：“晓啼珠露浑无力，绣簇罗襦不着行。若缀寿阳公主额，六宫争肯学梅妆。”“梅妆”乃是用典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杂五行书》言：“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，梅花落公主额上，成五出花，拂之不去，皇后留之，看得几时，经三日，洗之乃落。宫女奇其异，竞效之，今梅花妆是也。”蔷薇虽美，但没有像梅花那般落于公主额上，终究未能点缀佳丽，成为时尚。如若当时落下的非梅花而为蔷薇，那天下粉黛趋之如鹜的当是蔷薇妆了吧！朱自清曾指出后世的比体诗可分四大类：咏史、游仙、艳情、咏物。牛峤之作，当属“咏史”、“咏物”的范畴。言语之中流露出的是对世事无常、浮生若梦的叹息。

《永乐大典》卷3134引《潼川志》收录牛峤《登陈拾遗书台览杜工部留题慨然成咏》，据作者自注，此诗作于光启三年（887）九月二十六日。诗言：

步出县西郭，攀萝登峭壁。行到蕊珠宫，
暂喜抛火宅。羽帔请焚修，霜钟扣空寂。山影

落中流，波声吞大泽。北厢引危槛，工部曾刻石。辞高谢康乐，吟久惊神魄。拾遗有书堂，荒榛堆瓦砾。二贤间世生，垂名空煊赫。逸足拟追风，祥鸾已铨翮。伊余诚未学，少被文章役。兴来挥兔毫，欲竞雕弧力。虽称含香吏，犹是飘蓬客。薄命值乱离，经年避矛戟。今来略倚柱，不觉冲暝色。袁安犹国心，谁怜鬓双白？^④

陈拾遗即陈子昂，其青年时期曾在四川射洪金华山读书堂学习，后成为开创一代诗风的伟大诗人，后人为纪念他遂称此地为陈子昂读书台。诗题中“陈拾遗书台”所言即是此处。杜甫曾游历于此，留下了《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》，冬季的金华山风日凄凄，霜鸿余哀，在这样一个肃杀萧瑟的环境中，杜甫目极伤神，悼念雄才陈子昂。他对“卓立千古，横制颓波；天下翕然，质文一变”的陈子昂及其开一代诗风的功业赞颂不已，如此“有才继骚雅，哲匠不比肩。公生扬马后，名与日月悬”的才子，正当盛年便含冤而去。如今登上陈子昂曾读书的金华台，想到自身漂泊的人生境遇，内心不禁悲慨万分。杜甫此诗手书刻于金华山观山门外的石华表上，牛峤所见杜甫诗歌即为此。牛峤对陈子昂、杜甫两位先贤前辈推崇不已，但目睹于中晚唐战争中衰废的读书台后，内心充满了感伤，发出了“二贤间世生，垂名空煊赫”的哀叹。“空”表明无论拥有怎样的才华，在不公的世道面前，都显得那样无力与无奈，徒然留下文名而已。牛峤此语既是对先贤的感慨，亦是对自身的叹息。其虽少年之时即努力学习文章创作，欲追拟陈、杜二人，然终有差距。后来入朝为官，无奈国家动荡，战祸频起，为求生存不得已而四处避乱，成为了飘蓬之客。济世之心纵未随韶华逝去，然乱世之中，又当如何成就功业？言语之中充满了悲伤怆痛，牛峤晚年漂泊的身世亦可想见。

转引自陈尚君《唐代文学丛考·花间词人事辑》（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7），378。

杜甫诗言：“涪右众山内，金华紫崔嵬。上有蔚蓝天，垂光抱琼台。系舟接绝壁，杖策穷萦回。四顾俯层巘，澹然川谷开。雪岭日色死，霜鸿有余哀。焚香玉女跪，雾里仙人来。陈公读书堂，石柱仄青苔。悲风为我起，激烈伤雄才。”诗题下且有说明“节度使李叔明为立旌德碑于山之读书堂侧”。杜甫在金华山另留下一首《金华山野望》，“金华山北涪水西，仲冬风日始凄凄。山连越巂蟠三蜀，水散巴渝下五溪。独鹤不知何事舞，饥乌似欲向人啼。射洪春酒寒仍绿，目极伤神谁为携。”从写作季节及创作心境来看，二首作品似作于同一时间。

甘肃教育出版社，1989），126。

〔后蜀〕何光远，《鉴诫录》，见傅璇琮主编，《五代史书汇编》（杭州：杭州出版社，2004），5913。

〔宋〕李昉，《太平御览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0），140。朱自清，《诗言志辨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56），81。

牛峤“博学有文，以歌诗著名”，有“集本三十卷，自序云：窃慕李长吉所为歌诗，辄效之”。在文学观念上崇尚李贺的创作。《旧唐书》言李贺“手笔敏捷，尤长于长篇。其文思体势，如崇岩峭壁，万仞崛起，当时文士从而效之，无能仿佛者”。唐人沈下贤亦言李贺“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，其所赋不多，怨郁凄艳之功，诚以盖排古今，使为词者，莫得偶也”，“后学争跃贺，相与缀裁其字句，以媒取价”。韦庄《乞追赐李贺、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》中更有“丽句清词，遍在词人之口”的褒扬。牛峤诗作效法李贺，李贺诗歌凄苦的语言，诡丽的辞采，空灵的风格，亦影响了牛峤的词体文学创作。

《花间集》录牛峤词三十二首，内容风格颇为多样。陆游言牛峤“《定西番》为塞下曲，《望江怨》为闺中曲，是盛唐遗音。及读其‘翠娥愁不抬头’，‘莫信彩笺书里赚人肠断字’，则又刻细似晚唐矣”。牛峤祖辈颇为显赫，至其一代，遭逢丧乱，牛氏一族无力挽狂澜之将才，只能奔避于蜀，求得苟安。牛峤有理想、有文才，但武将拥兵自立的时代并未给他提供一方展示的舞台。在王建政权中担任小职的他，只能无可奈何地度过一生。他曾在寂寥中写下了《柳枝》五首：

解冻风来未上青，解垂罗袖拜卿卿。无端袅娜临官路，舞送行人过一生。

吴王宫里色偏深，一簇纤条万缕金。不愤钱塘苏小小，引郎松下结同心。

桥北桥南千万条，恨伊张绪不相饶。金羁白马临风望，认得杨家静婉腰。

狂雪随风扑马飞，惹烟无力被春欺。莫教移入灵和殿，宫女三千又妒伊。

袅翠笼烟指暖波，舞裙新染曲尘罗。章华台畔隋堤上，傍得春风尔许多。^④

汤显祖曾指出《柳枝》以物托兴，“前人无其分析，但极咏物之致，而能抒作者怀，能下读者泪，斯其至矣”。牛峤笔下的柳树是妩媚多姿的，却

又是无所依傍的。它长于官路之旁，见惯了人间的离愁别恨。它婀娜柔美，然钱塘苏小小缔结同心之处，却选在松树之下。它清雅不输南朝齐武帝时风姿绰约的张绪，娇娆不逊于南朝梁代曼妙柔美的舞女张静婉，它曾在灿烂的春光中起舞，独占了春的秀色，但最终无人怜惜，既为春风所欺，又为宫女所妒。牛峤所咏之柳或寄寓着其身世之感，词中深意，耐人寻味。或许因为他对于飘零的身世无法释怀，故于词中塑造了诸多美好却又凄伤的女子。白居易贬谪之时见浔阳江头琵琶女，曾发出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感叹，历经战乱，漂泊于西南蜀地又未成功业的牛峤，对于那些女子空度流年的感慨或更为深刻。

牛峤有四首《女冠子》：

绿云高髻，点翠匀红时世。月如眉。浅笑含双靥，低声唱小词。眼看唯恐化，魂荡欲相随。玉趾回娇步，约佳期。

锦江烟水，卓女烧春浓美。小檀霞。绣带芙蓉帐，金钗芍药花。额黄侵腻发，臂钏透红纱。柳暗莺啼处，认郎家。

星冠霞帔，住在蕊珠宫里。佩叮当。明翠摇蝉翼，纤珪理宿妆。醺坛春草绿，药院杏花香。青鸟传心事，寄刘郎。

双飞双舞，春昼后园莺语。卷罗帷。锦字书封了，银河雁过迟。鸳鸯排宝帐，豆蔻绣连枝。不语匀珠泪，落花时。^⑤

此四首词作似联章，展现了男女主人公相恋但不能相聚、只能忍受相思之苦的心绪。从词中所言“锦江”来看，这些词作当写于蜀中。“卓女”乃以蜀之美女卓文君指代漂亮的女子。“烧春”则是蜀之烧春酒。唐人李肇《国史补》言“酒则有剑南之烧春”。牛峤这一组作品使用了诸多道家意象，“醺坛”乃道士祈祷所用的祭神之坛。“蕊珠宫”为道教中天上的仙宫。“青鸟”是道教中西王母的信史。“刘郎”即东汉刘晨。相传其与阮肇曾入天台山采药，为仙女所邀，行夫妻之礼。半年后归家，抵家子孙已历七世。后其重入天台山访仙，仙女却踪迹渺然。牛峤词作虽用道家之语作为点缀，主旨并非展示道教女子的仙道之气，而是说破了她们未脱尽凡尘的内心世界。“玉趾回娇步，约佳期”乃情动；“柳暗莺

[宋]晁公武撰、孙猛校证，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），942。

[后晋]刘昫，《旧唐书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），2772。

[清]董诰，《全唐文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），7594。

[宋]洪迈撰、孔凡礼点校，《容斋随笔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5），513。

杨景龙，《花间集校注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4），571。

[后蜀]赵崇祚辑，《花间集·卷三》（宋绍兴十八年建康郡斋刻本）（北京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，2004）。

[明]汤显祖，汤显祖批评《花间集》（明末套印本）（福

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1）。

[后蜀]赵崇祚辑，《花间集·卷四》（宋绍兴十八年建康郡斋刻本）（北京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，2004）。

啼处，认郎家”是情定；“青鸟传心事，寄刘郎”为情思；“不语匀珠泪，落花时”却是情空。所谓言由心生，词中这个对未来有着无限憧憬的女子、这个愿望落空只能孤寂寞垂泪的女子，何尝不是与牛峤一般，同为天涯沦落人？女子内心深处那种思而不得的苦楚，又何尝不是牛峤对于理想失落的惆怅与叹惋？所以，当其描写男女欢会之时，会有“柳荫烟漠漠，低鬟蝉钗落。须作一生拼，尽君今日欢”之语，那应该是梦想成真之后的欢欣！

牛峤另有一首《望江怨》：“东风急，惜别花时手频执，罗帏愁独入。马嘶残雨春芜湿，倚门立，寄语薄情郎，粉香和泪泣。”此词牌出于《花间集》，但见牛峤一首创作，调名来源不详。词写送别，带着无限的惆怅和悲苦。许昂霄《词综偶评》言其“有急弦促柱之妙”。况周颐《餐樱庑词话》云“昔人情语艳语，大都靡曼为工”，牛峤词“繁弦促柱间有劲气暗转，愈转愈深。此等佳处，南宋名作中，间一见之”。这种“劲气暗转”，就来自于牛峤词中对于身世的感喟吧！

闺阁咏物词之外，牛峤另有征人思归的边塞之词。其《定西番》言：“紫塞月明千里，金甲冷，戍

楼寒。梦长安。乡思望中天阔，漏残星亦残。画角数声呜咽，雪漫漫。”词写边塞，寒风烈烈，铠甲如冰，夜漏声残，画角呜咽，一派荒凉萧索之景。戍守者的孤苦寂寥、思乡怀土之情，在这样的情境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。全词情感低回深挚，境界阔大苍凉。引人回味时亦让人反思战乱中民众所承受的痛苦。此词有如盛唐塞下之曲，其背后所隐含的，是牛峤对李唐繁华的追忆，对边塞建功的向往，对故乡的思恋，对征人的哀怜，对思妇的顾惜。而所有的情感，都在这漫天飞雪中化为了虚无。

牛峤是孤寂的，他的一首咏史怀古词《江城子》最能代表心境：“鸂鶒飞起郡城东，碧江空，半滩风。越王宫殿，蘋叶藕花中。帘卷水楼鱼浪起。千片雪。雨濛濛。”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终成霸业，但曾经的煊赫、昔日的繁华都已荒芜，只有蘋叶藕花似乎还在诉说那些古老的故事。世间的一切皆如碧江一般成空，或许随风而起化为蒙蒙雨丝的浪花，才是永恒的存在！全词乃是在现实思考上的历史感喟。牛峤亲见皇家入蜀避难，唐王朝终归崩毁，前蜀政权建立，世事的变幻显得那样风云无常，其内心的凄婉，或许正如那千片雪一般，思之而即至吧！

[后蜀]赵崇祚辑，《花间集·卷四》（宋绍兴十八年建康郡斋刻本）（北京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，2004）。
杨景龙，《花间集校注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4），582。
杨景龙，《花间集校注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4），582。

（责任编辑：闫丽）

[后蜀]赵崇祚辑，《花间集·卷四》（宋绍兴十八年建康郡斋刻本）（北京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，2004）。

（上接第106页）

了乾嘉时期崇尚汉学的普遍学风与文风，又迎合了当时社会士人的心理，但张惠言所选取的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七十位大家，古赋共两百零六篇，实乃古赋中的上乘之作，曾国藩《茗柯文序》云：“皋文先生编次七十家赋，评量殿最，不失铢黍；”在以发挥经世致用为目的阳湖文派和常州词派中，选本《七十家赋钞》与辞赋《馆试蜡宾说礼赋》、《馆试天以为正周以为春赋》、《馆试大恺乐赋》、《散馆大礼与天地同节赋》、《诗龔赋》、《合听则圣赋》等一样起着匡正时弊、以明时道的济世作用。

（责任编辑：石磊）

张惠言《茗柯文序》，《茗柯文编·附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263页。